

藝文十八

序

明宋濂碧崖亭序

濂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人也先生常謂濂

曰予家鄂之蒲圻有山曰蒲首焉曉然而起如雲
旖翠蕤蕩摩空深澗對峙雙石檻直上如笋中
巖碧干尋嘉葩靈艸雜被之紛紅駭綠儼圖畫
中先人愛玩不怠日支筇步其下或濯纓澗
底咏詩坐磐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悠然忘
返遂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絕壁雖蒼
然不改于舊而先人則追逐群仙于風馬雲
輿中弗能見之每過其下不覺潛然出涕故
于宦游所至揭碧崖之名于楯間所以志之思
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尤
苟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方今聖
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築亭山麓仍以
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二子游其間指
而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一

圖

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盤
石壘壘而可坐者此咏詩之地也巖谷沉沉靈氣
之宣通者此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精神參
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
乎先生予雖老矣此心敢忘子幸為辭濂目傳有
之舜食則見堯於羨坐則見堯於墻古之上聖若
斯况下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
勵者况親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魏氏思亭
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者何如也先生字
杞山觀其名也學富德行修踐揚中外其善政益
章章云辭曰巖之雲兮英英其升巖之木兮欣欣
其榮悵仙人兮何之颯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
祉兮發為休徵三秀之苗兮膏露之凝渺長思於
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
能爽吾之精誠

贈桂陽州李行人思聰使緬甸序

皇皇六合天貞厥符幅幘周回彌天際海京師西
南行萬里為流南滇南即古昆明地方廣蓋萬里
特遠梗化漢武欲窮征之因鑿池長安象昆明
難服若此矧滇南以外哉自職

奄有其四履地益遠滇之西南為緬為棘率
內附奉朔惟謹聖朝計不專制羈縻而已欲與
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無何兩地互相吞
噬緬因使來告急廷議彼雖化外誼不忍絕特為
璽書諭以天道福善禍淫宜各罷兵守安爾黎蒸
遴選進士職行人之官得李思聰錢古訓往使其
地語以睦隣修好排難解紛之意兩賢其發據平
昔所蘊斟量彼中事宜如漢司馬相如之諭巴蜀
唐韓昌黎之使王庭奏曉之以效順之理震之以
仗義之聲俾緬不生釁燹不強凌自保土宇以奉
天道一如制書所諭歸而復命則長卿昌黎不得
專美于前矣是行也思聰請序其前古訓索書其
後因各副所求以**楊士奇送張伯原歸廣濟序**聖
致修途遠大之祝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二

圖

家廣濟洪武中舉鄉貢為順昌教官繼擢靖江王
府教授遂陞左春坊司諫十餘載轉太子少傅上
在春宮嘗命侍皇孫講書又嘗親揮寶翰諭宮臣
曰張根誠實可用然老矣宜優逸之蓋上知伯原
為深所以優過之非一日而伯原之所以承上之
眷顧者亦固有自矣臨行朝之卿大夫皆賦詩歌
贈命子為之序且士君子之壯也孰不欲推其知
能效用于當世庶幾上以禪于國家下以禪于生
民及其衰也亦孰不欲休其勞勩逸其餘年此人
之同情然有不能皆得者矣今伯原歸日與鄉人
朋輩逍遙雲杯泉石之間尊俎鱗而咏歌天子太
平之德何其樂也又以其餘暇引其子孫及鄉里
之秀俊劇切乎詩書之圃涵詠乎仁義之途月積
歲累將使人皆善士里皆善俗則伯原雖退不為
無所以為于聖明之時矣予與伯原同僚最久是
行也有以欣羨之而又有所以屬望之也遂以書
于簡首**薛瑄送趙州尚司訓序**天以是理與人雖同
以其所覺覺彼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
出而人之邪止由之是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

道廢師之所以覺人人之所所以受覺於人或出
異端他岐而不由於天理民彝之正是則師之
雖是而其寔則非矣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者
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至正而異端他岐不得
以淆其間師道之復古於是乎在正統元年春聖
天子龍飛之初天下士抱負其業來試於春官者
于時濟濟僅千人焉主司既取進士百人又取其
文學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補教官之缺員保寧
尚志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儒學司訓監察御
史姚君克脩於其行且屬余言以為贈余嘗論為
師之道不過以己之所得乎大者以覺乎人而已
得乎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以教子弟
舍是無以學御史君嘗稱尚志之為人資稟篤而
學問正大質以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不感
乎他岐是可以為人之師矣尚志到官其思無負
於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進其學俾天之所
以與我者既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庠士
子皆得以啟其蔽而闢其途豁然獲觀斯道之光
明坦然率循乎天理民彝之正他日以若輩人備
國家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于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三

圖

時尚志師道立而善人多可以追蹤于古李夢陽
人之為師者矣慎勿為異端他岐所惑哉

兵部尚書李容劉公題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
察其忠誠勉留之至

是二三上書不許會公日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
焉賜璽書文襁錦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與塞
路衢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觀公聚而轉相語豈
不為至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
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延訪失
得故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
今天子幼冲筮筮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者舊之臣
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
公去誰與理邪不聽比去議者以聞天子廉公有
決志故卒不畱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
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
不可去者豈不為俊偉烈丈夫邪為公者誠曰吾
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
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
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
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

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為辱將
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于朝
退之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
又忌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
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
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
鄂公前為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滔為大司馬
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
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
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何孟春伍文定考績序
都門此地李某乃為之序
易大傳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春嘗為之注
曰時未至有其器無所施時既至無其器不可為
時之所遇者事也事之所成者功也時有難易器
應之事有大小功隨之然則卓犖瑰琦之士懷抱
利器斲用于時而不待時而動其何以能動而不
括出而有獲夫物固有有用之弗盡者大而用之小
也有盡用之弗逮者小而應之大也成器在我隨
事之來無小無大大則成大功焉時果有難易乎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四

圖

人患無其器耳漢虞詡為朝歌長曰事不避難臣
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此吾立功時也既
到遂平縣境羣賊以將畧聞遷武都太守擊羗破
之進拜司隸校尉尚書僕射勛業巍巍著于范史
升贈非易之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者乎盤根錯
節乃別利器地而升卿緣此于武都成大功焉然
則有其器者亦必因事而後見爾吾鄉松滋伍公
時泰舉己未進士為府推陞同知知府皆兩任閱
二十年己卯而擢按察使右布政使辛巳拜左副
都御史胡前遲而後乃速如是公平逆藩成大功
朝廷屢議厥報有姑埃焉弗既焉者其器用固將
埃焉而有所未究也公在雷臺實膺提督操江之
命聲望隱然誰其弗知為南都重也公平逆藩時
忠精義槩電厲風發山動海立功無與二天下知
仰之前年盜竊江防丹競鯨奔浪乘狶突公奮奇
挺靈捲甲而趨溫定曾不二時謀臣武將皆自以
為弗及公非易之謂動而不括出而有獲者乎前
之二十年猶知府何其遲而公一毫不以屑意有
所藏者有所待也後二年間即都御史何其速而
人心猶不以是為公是功之大者報宜懋也于是

夏公在雷臺滿三載矣未三載之間於
心豈惟不以今之所至為公足而所以望其大用
以成大功者重有在矣故泰于公同官胡君希曾
之請而舉為諸生時所注易傳之言反覆之因及
虞詡之事以預賀焉公之事蓋類于詡而他日之
助業與名位又當出詡上者非春今日之所欲擬倫也

詩紀序

少洲馮子類輯古詩自上古迄秦別為前
編漢為一編六朝又為一編唐以下弗錄

者蓋曰士多有其集云其博綜精鑿詳自著凡例
中漢魏詩紀蓋抄自漢魏人集又本史志旁及諸
類書與郭茂倩所集樂府乃其詩歌謠諺語傳記
有徵者亦僉採焉此其別體裁稽政俗明古今得
失之故其指義蓋闕遠哉刻既成屬余為叙余往
者竊窺古昔之撰蓋嘗曰詩自國風基之矣離騷
者師其意而變其辭者也漢魏者風騷之遺音乎
余每讀其詩未嘗不反覆沉思云彼其渾厚質古
之辭唱嘆諷喻之指足令人神情超越悠然千載
之上矣其意義難言者得其領畧焉已矣未可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五

圖

一訓詁求也至樂府義益多不省解則以聲音之
道失傳耳余于是益慨然嘆息焉自六朝至今人
人希漢魏作矣顧其詩卒不漢魏者豈詩之教衰
邪將世代既遠風氣材力不同也竊見漢魏作者
道性情揚休烈其用各有當也後世率戾其本指
往往摹倣標效辭義並襲此何以用世而訓後也
又人人擬古樂府無論其辭義所之即音節有能
協律呂者邪不然樂府何稱焉且蘇李之贈答也
情可以泣鬼神者故慷慨悲歌今古鮮儔焉後之
贈別者其感遇有若是者邪是又時與地殊也
即此可以例其餘矣此漢魏之所以難及可盡以
為持世故哉誠欲究漢魏之指惟聖世歌謠辭最
近之是所謂真詩者也近世王叔武李空同之論
蓋如此此國風所由作者寧獨漢魏其見迥絕世
俗矣馮子輯是編也意在敦放古昔其附錄歌謠
辭蓋亦叔武空同之意云豈徒談藝之準哉即採
風者可何喬新楚辭序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
覽觀焉所校定後語六則朱子以
晁氏所集錄而刊定補著者也蓋三百之後惟
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近調若乘鸞駕

而浮游乎埃壺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宗者繼起能宗其架獲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宗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常為之章句宋洪興祖又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之然洪王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明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拏亦無所發于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于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日為偽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彞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之所能及問嘗讀屈子之辭至于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淡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為此書又為之註釋辨其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者之心事昭然于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悒纏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巳故予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取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六

圖

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為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禪于風化也大矣騷之為辭皆出于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非聖賢之格言乎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于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歌者幸而聽之寧不凄然與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于雕蟲

楊一清懷麓堂稿序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

者有三立功立德立言是已今八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謂立言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叙之為文咏歌吟諷之為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泖李先生以扶輿間氣挺生於重巽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石所刻卷帙所錄幾徧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為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特名中年亦淡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行而為

經緯黼黻之文稽古代
言以定國是變士習
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
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
盛而弊亦隨之故連篇
累帙盈天壤間皆是物
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
立於世者蓋亦不數見已
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
無足取彙而閱之樂恣肆
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
擬者傷於局而不暢近或
習爲瘦辭硬語使人不
復可考以是爲古所謂以
艱深文淺近者文之弊
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
絕識獨步一世而克之
以問學故其詩文深厚渾
雄不爲倜奇可駭之辭
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
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
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
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
典則彼月煉旬鍛以求工
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
譬之大人君子冠冕佩玉
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
指麾百執事各任其職未
嘗有叱詫怒罵之威而
望之起敬卽之者傾心至
其衆體具脩無所不宜
探之而益深索之而益遠
則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
崙至於積石又至於龍門
底柱旣乃吞納百川以
達於海溼浴日月頃刻萬
變而不知其所窮於乎
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
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
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十一

七

圖

自視猷然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
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有以立於
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先生嘗自輯其詩
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
稿三十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
卷在內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錄則附於前稿之末
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錄則附於後稿之末
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徽州守熊君桂先生禮闈
所取士間從所知得副本乃與同知王君仲仁輩
刻之郡齋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與四十
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爲指摘疵垢不少隱顧
庸惰不立少而習焉老而未能測其蹊徑况望窺
其室堂哉然平生企慕之懷得托姓名於不朽以
爲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
爲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獎對錄藏於家及密勿章
疏文字甚多人不及具予承乏內閣得窺見之若
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爲續
張治長沙府志序
長沙志久
廢弗修以觀乎山川
域邑屈民數經制度
物而治得失民俗緩
急弛張

先而無所於稽也。以觀乎風氣民習異同趨舍。無所於徵也。嘉靖。于大守滁陽孫子惟甫乃屬地官。卽楊子林攷郡之故。而創志焉。既就稿。孫子代去。辛卯。婺源源潘子希平自荊州來守潭。復以屬之。于治。治曰。是國之典也。事之理也。物之紀也。予小子弗學。其何敢。其何敢。潘子曰。史以彰往。昭來。闢潛而發微也。于後。太史而弗論載。廢郡邑之故。不傳。臧哲先之業。不述。墮天下之史。余甚懼焉。治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乃取子林所爲稿。而筆削之。爲譜五爲紀十二。爲卷六。凡若干萬言。江淹曰。敘述李延壽稱。究采舊事。而所著二史。獨於志畧焉。誠以憲章所係。不可得而易也。予小子弗學。其何能與於斯。耶。輯曰。聞之舊以綴於篇。脩遺忘耳。庶幾後之君子有士於經邦稽古者。得觀覽焉。史曰。神農氏崩。葬長沙之茶鄉。路史亦曰。祝融氏塋茶陵。露水則潭。固天子巡狩之地。聖王所理也。道有升降。或離或合。割立併置。各殊然。要以親百姓。通王道。推世運之次。作郡縣沿革世譜第一。易曰。建萬國。親諸侯。自二代制廢後。世所損益不同。而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六十一

八

圖

典衰強弱之變。可監焉。作封建世譜第二。古大國地方千里。長沙之疆。凡九百里。而強其守。固古諸侯也。可不重歟。可不重歟。循名攷實。百世莫遁焉。作郡守以下。歷任年譜第三。維百里之命。寄於令。豈不遠乎。作十二州縣職官。歷任年譜第四。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者國之所倚。以立也。取用之途。古今各異。制然。要以得人才。同政治。比集科目之制。自宋以迄於今。作選舉年譜第五。維先王畫地經埜。以同民於軌。彛險遠近。風氣所鍾也。比形勢疆域之理。協民俗之宜。作地理紀第一。維國之食。在民。民之食。在力。其羸縮之節。不可不辨也。視物產厚薄。以輕重貢賦。正役之宜。有司之責。與作食貨紀第二。維興作之役。王政不能廢也。然民所勞焉。靈臺之什。城郭之書。其將慎所擇乎。作建置紀第三。詩曰。青青子衿。學校之廢。其有勅也。夫故爲政者。先焉。作學校紀第四。昔者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發聞惟腥。先王所矜也。昭之彛典。俾有馨香。則萬靈罔不格。本祭事之常罔。淫于邪。作正祀紀第五。書曰。有條。患司馬遷曰。非兵不強。非

德不昌武備之設所從來尚矣而今或玩焉
與甲而弗可以戰也可不懼歟作兵防紀第六
羣襟山帶川湖南之秀若覽而有岳麓之勝賢人
君子所歷也百世猶耿光焉詩曰高山仰止作各
勝紀第七惟君子勤民澤用下究維德休明百世
其烈不可掩也作各官紀第八太上立德其次立
功其次立言及夫幽人貞婦皆可不朽以風之天
下也集論其行事之大以述來古作人物紀第九
天人之際其感不可忽也禎祥妖孽可以觀政作
物異紀第十異端之教其從來也久矣流行弗可
難已其極則民與胥漸泯泯焚焚以蹈於匪彛可
懼也作方外紀第十一理窮而疑事紛而亂不能
以一也然弗可遺焉存之而備
搜考作雜紀以盡事變第十二

羅洪先衡岳志後

序

衡岳南方宗山也舜之時巡也五載一至衡舉

諸山之神聚而享于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是
宗衡者所以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
衛寡而征求少也夫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
如其不節雖聖人不可以至衡是衡之宗與無宗

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九

圖

則儀衛征求之故也時變而文周之時巡疎于舜
矣然諸侯之至者必有食邑以食邑供天下之事
則其事不為患于民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
困於是包茅不入于楚而王者之迹熄矣秦漢事
封禪復湯沐之名而衡以險遠乃獨不與當是時
也釋老出同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而不可竭已
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以儒而術志者
非羈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旅者既無力
以自振矣若倦休之心則又絕外而厭勤其能久
而有之乎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
舒抑鬱局促之懷而蕩迷瞶煩寃之疾莫良于遊
觀異時問以職事至者縣官選車徒道置食率奔
走數千百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
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乎夫上之不蒙
王者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市其交多不遇於
羈旅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日專宜也然民困
矣今二氏者亦無從而給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
則衡之宗者果何歟往余讀前代書君箴所為詩
志心慨慕焉二十年前始至考閱其中所載若觀
日月俯仰定諸希存事大抵本

騷人寓言無足

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務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誦今不務除其本而競效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

沈鯉張太岳集序

太岳張公

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稟稟蓋無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無格焉而不行之法十餘年間海宇清晏蠻裔賓服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是人情憚檢束而樂因循積玩既久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爲苛而公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非常之事有衆人未易測識者其跡不無似復似少容似專權似純任霸術似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十一

圖

與金革變禮終未盡合上一時雖優容寔已不能無疑比公既謝世言者益譁張其詞上眷寵始移而公家之禍于是不可解矣至今觀場者猶多頌言顧其先法後情先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以襄成萬曆十年太平之理我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藉令後人循其已定之規模而但稍濟以寬緩亦自可以收拾人心保固元氣顧乃不淡惟其終而但畏多口遂盡及其所爲以取悅一時卒使紀綱陵遲浸淫以至今日幾無法矣世道人心識者有隱憂焉誰階之厲豈非公之罪人哉公生平不腕悉經世大猷自奏對代言在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遭禍後藁多散逸無存即存亦秘藏無傳者迨今二十餘年而厥嗣殿元君始蒐求遺藁僅得什一於舊書刻之嗟乎斯亦禁鼎一鬻嘗者可以知其味已余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傑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無柰宵人從中構之遂爾隙未以致人言紛紛而上之恩遇亦因以不終焉世遂兩詬之其實兩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公論大明

業已蒙恩追卹而海內亦漸多思公功有形之
奏者可見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
定者况皇上無私如天地踣碑立碑斷非有成心
昭雪表章是在主持世教之君子旦夕林泉之人
固不足為公重要之公功業在天壤間亦非待
人重者特因殿元君遠來謁序聊書此以歸之

逢時臨湘縣志序

郡邑之志列國之史也古者官

國之事以時而謹書之大史以時而陳之所以考
風俗之善淫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成於是乎
取徵焉侯制察而郡縣興為守令者勞心於簿書
期會之間使職廢而不講傳紀述錄視為末務若
罷若邑有歷數十百年而志記不具者國家修寔
錄纂大典則取具文移應故事而已觀風之使何
所考據以施於有政耶臨湘岳州之屬邑荆楚之
輿壤也表裏江湖風氣愿塞往之令存不惠其民
不緣其俗而好為操切微計之行以絕其下民亦
以是而應其上如是而乃謂民之弗良豈其然乎
萬曆己丑張公來令於斯端本善則以臨其民歲
值凶荒民阻飢困公賑乏蠲逋負問疾苦窮鄉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十一

里躬行歷閱政孚惠流民乃大安勞徠之暇觀山
川之形勝辨疆域之廣狹稽賦役之重輕考古今
之臧否采諸往牒漫無所考乃慨然嘆曰臨湘亦
南土之巖邑也而政紀之大廢缺如此吾有司者
之責奚可追哉乃詢之里巷咨之故老叅之時世
諷之文學檢往牒錄新聞勒為是編是故星野志
則休咎占而天道昭矣方輿志則疆域辨而風俗
別矣建置志則疆域制度悉而庶事修矣食貨志
則戶口詳而賦役均矣學校志則教化興而人材
盛矣秩官志則得失昭而監戒備矣人物志則輿
論公而節義舉矣秩祠志則典禮明而鬼神享矣
兵防志則武備飭而民生安矣外紀補遺志則又
足以存故實而備參考矣其事核其文雅足以信
今而傳後所謂以文學飾吏事者非公也耶蓋公
太史之後也公大父水南翁受知世宗皇帝簡居
翰院總裁國史公之所得於家庭之訓者為多故
發之文章政事彬
彬如此因并述之
鄧雲霄重修衡岳志序
蓋余于
宿緣焉余羅浮山下人也史稱羅浮為南岳佐命
而九仙亦云衡岳水簾洞與羅浮通羅浮號朱明

天舊矣而朱明峰亦在衡岳此兩山者
余所謂風緣者徵是也予昔讀書揖仙
浮水簾相對匹練霏霏落在筆格予灑浮
時化五色鳥飛去因思洞中仙躡暗達朱
馬神為御豈更駕哉每興到躡飛雲拍女
獻祝融君一杯酒曰訂盟無寒予神往來
者踰廿年宦海浮沈幾負尚平志矣然予
岳亦不鄙爨予若有作其合者予由南垣
時病賜服解野寺日誓唾雞肋而煮蓴絲
詞客過過慰藉蹴予肘曰湖南不惡祝融君
不足為君停主耶域中五大是據其一丈
徒不自騰踔垂老乃向臥遊圖討風景何
予是然起曰頓有此君病劇几忘之汗簌
吳已予是以有浮湘之興則霍然予者岳
何以報靈靈子遺籍凡三仕矣皆占湖山
下不名勝至今益廓而大如顧長康啖
佳境予則何以報岳靈且予所取大者甘
爾先生蓋吾鄉之望也白沙老病欲遊衡
逮甘泉大壑一再至計杖屨亦蹭蹬矣小
得及壯而遊尚饒濟勝具有天幸焉予則
何以報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三

圖

岳靈遊當夏之夜雲垂垂欲雨山僧勸且
欲觀海口决宵征乃賈勇而上俄頃四天
颺不驚珠星壁月伸手可掇夫開雲霽雲
口予偶然而遇孰為為之予則何以報岳
歲之不登也瘡痍未起民且狼顧今銷癘
賜若禾稔豐蓋岳實開石廩以粒吾民也
與民偕樂于遊于觀則又何以報岳靈夫
明平衡元化秩跡三公古天子所時巡而
也楚泱泱大國茲為重鎮夫國且有史岳
乎重志所以尊岳實予司巡者責也夫徵
續往鑑來俾靈蹟昭宣勿壅勿穢所用報
先于此者舊固有志已漫漶也敝不可諦
藝說挂漏滋多岳靈應焉殆有意于予而
乎先是曾金簡先生壯歲拂衣久栖衡岳
攻函帙既富鄭生祖詩焉得其秘藏生讀
益漁獵所未備予官有餘閒鈴閣晝靜因
旬讐之大都跡舊志蕪者去什之三缺者
墮于荒唐穢雜則郡邑諸大夫及兩王生
泰劉生經筵袁生伯獻相與殫力商確始
成完

聲聚眾白以成裘非予管見所敢擅也編成後
予捐俸竣其事蓋予神交者二十餘季而始獲
遊遊而欲報岳靈者五而今了此願岳靈聞之而
後喜可知也雖然曾稽羅浮固岳之佐命而岱恒
嵩華亦岳之蘭昆玉季也予假羅浮為紹介得奉
筆札之役岳靈其轉而紹介彼四君當次第曳裾
其巔予穎雖禿尚堪為四君作董馬其罔予靳
予且宿春糧矣皆萬曆四十年壬子清明日 廖

道南楚紀序

惟皇履極二十有四載秋八月望道南撰楚紀成先是中丞車公純柱史

伊公敏生巡視衡潭洛諏蒲里若曰昔者司馬子長留滯周南乃撰史記君實屏居涑水乃撰通鑑子舊大史氏也藏修山澤近十年矣所著惟何道南瞿然曰夫何知夫何言僕夙侍講筵載筆史局莊誦奎藻縱觀秘書窺厥奧矣夫皇祖開天率虎旅於鄴渚江漢底平時則祖訓有垂帝典有述先天而天不違也皇上統天御極龍飛於郢邸翼軫揚輝時則大典有音大狩有錄後天而奉天時也仁人事天如事親孝子事親如事天是故紀皇皇運欽天道也尊其所尊也紀國基本天潢也親其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古

圖

親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有德必徵諸獻有功必懋諸庸是故紀微獻承天寵也彰有德也紀懋庸隆天施也奏迺功也修德斯可以凝道修詞而後能成章是故紀崇道率天性也宗正學也紀昭文煥天緯也賁文明也觀諸天以察變觀諸人以化或察時必要於審幾審幾必資於慎慮是故紀孚諫勅天命也謹時幾也紀稽謀體天心也協幽明也處變知節變極乃通隨時視履履正斯順是故紀樹節循天理也不失厥常也紀經變皆天行也不紊厥序也履坦者尚貞於幽人守貞者登明於哲后是故紀考履植天粹也厥行惟醇也紀闡幽縮天明也厥類惟彰也履粹斯各顯矣幽闡斯風動矣是故紀登績代天工也厥績用契也紀穆風鳴天籟也厥聲用宏也惟天有象聖人則之以通神明之德惟聖有則學者準之以造聖賢之域是故聖人以天自處而天道成君子以聖為則而人道盡故終之以景則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之謂也僕又聞之人臣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成是故有心於為文未必因之以見道無心而悟道容或

積久而成章蓋嘗奉勅管校列聖寶訓實錄有見皇祖不顯之謨奉諭編葺御書文劄有以見上不承之烈暨修祀儀成典及大明會典有以見聖祖神孫天人合一之文矧與都肇基通九域為一家聖神啓祚通萬象為一體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竊不自揣竭精殫思九年於茲夙興夜分抽笈丘壑在望汗牛匪勞猷畝不怠測蠶為慰往不可追來或續焉愚者千慮或一得焉觀諸杜佑通典鄭樵通志率皆矢忠乃克就緒所以仰煥乾精上徽帝藻幽贊神理明融物化通天人為一機精斯會矣通古今為一息神斯契矣通物我為一致化斯溥矣是故肇於通紀之成也贅茲俚言以識歲月

王世貞檢齋遺稿序

嗟夫天固有定有不

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也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值天子即大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祭莫敢發而麻城李君以進士獨奮上書大畧謂人主之法不可廢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廣言路正綱紀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表

圖

風俗且薦故尚書河洲王公竝三原王公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褒顯時貴人恚假詔召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公不為動所以條對甚辦猶坐謫丞咸寧而凶何三原王公拜太宰賢公擢為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疏忤旨逮株累謫興隆衛經歷興隆故鬼方地也公不鄙彝其吏人而為之爬搔其垢數據理上事臺省咸報可當是時天下慕公之風采若景星慶雲以為旦夕且柄任而公竟以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丁先生義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臬亦以溺死夫中貴人則非其所能辦也曾無幾而天子大嫺習政治者詰登用相與修虞夏明良之業即欲有所建白者不能出其智以高於一時已成之政毛舉細過即有之而亦不能大有所指摘欲有忤而名高也者驪龍之領已去其修鱗無所繇而就其名當是時賢者之天定不十餘載而又變矣是故方天之未定也不特小人之所巧排而峻詆往往與天合而

天亦巧爲之用若所以死公及鄒丁二先生者
藉今公不死亦不過弘正間一名大臣而已距於
今使人竦然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事慨然
而心痛奕奕麟麟精神流行于三楚而有不死者
天亦未可不謂之定也公爲詩文咸明婉有致於
奏疏公檄剴切中事機雖再遭貶隣鬼魅雜侏馱
無幾微不平之氣亦罔以遷客自高曠佚于職乃
其直節素志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
九十載而世貞宦游楚公之孫承泰出其集而屬
爲之序因得以卒業焉獨世稱公成進士時萬眉
州使其孫文璧邀至其家題畫鳩爲詩譏切甚著
眉州銜之切骨今其語不存豈遺之耶抑有所諱
耶世貞不敏爲叙所以歎夫天之四遊集序
定不定不足憂賢者以憂世道也
寧氏年弱冠而成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者幾
十年以出入燕趙地縱觀西山八陵及禪林蓮勺
之勝則其集宴餞別紀事標志之篇十而八覽眺
之篇十而二其編曰北遊而竟以絳灌意出叅
關中紫薇省遷副其臬專督學事往來於三輔秦
隴間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太液之蹟蓋蜀中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共

篇與輜軒所采十各得五其編曰西遊乃至移省
中州以方伯公憂服除不任買輕舸而東弔鸚鵡
歌黃鶴陟匡廬泛彭蠡轉入泐中晤汪伯玉遂宿
黃山白嶽下錢塘徜徉于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
然而訪我東海眺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別十而
四而關中不與焉其編曰東遊本寧之訪我盡出
其三編而曰別子且汎太湖登縹緲莫釐之顛而
觀日月出没因轉之陽羨探張公善權玉女之幽
奇退而受簡以足東遊之所未備然後歸歸則循
洞庭升衡嶺度大庾而謀宿羅浮具竟嶺右之名
山水著之篇什則當曰南游編合之爲四游集是
集也序當以屬子而聞子行有筆劄戒以子今序
則恐不能四以待子異日則恐不及子奈何余竟
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編宏俊爽暢若于虛之新
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爭勝而至東游則
神逸而志凝盡祛朝市之翳而納以山川之靈幾
於化矣因作而嘆曰昔嚴夫子有云州有九游具
入斯本寧志哉然未聞其能鑄辭攄蘊如本寧也
子長之游庶幾矣夫其所自述十歲而誦古文二
十而南游上會稽探禹穴九疑浮於沅湘掘涉汶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巴蜀以南叩筆昆明還報命當時不知其所記者
何許所咏歌者何許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先生
若以為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
於太行之東遂下金陵栖世廬航牛渚武昌之南
夜郎之北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遂神於唐又焉知
非得游野也本寧今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
奉出其跡亦相似吾不暇辨其詩若文視二君子
何若意者殆兼之矣南游之不知然觀日勝思日
益奇以此為二君子夫又何難哉本寧年未四十
而至七十夫官貴於二君子甚吾欲以誇本寧本
寧當受也
本草綱目序
紀稱望龍光知古劍覘寶氣辨
厥後博物稱華辨字稱康析寶玉稱猗頓亦僅僅
晨星耳楚斬陽李君東璧一日過予弁山園謁予
雷飲數日子窺其人睥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
譚議也真北斗以南一人解其裝無長物有本草
網目數十卷謂予曰時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
成鈍惟長耽典籍若啖蔗飴遂漁獵羣書撿羅百

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七

圖

氏凡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府諸家稍
有得處輒著數言古有本草一書自炎皇及漢梁
唐宋下迨國朝註解羣氏舊矣第其中舛繆差譌
遺漏不可枚數迺敢奮編摩之志借纂述之權歲
歷三十稔書攷八百餘家稿凡三易復者芟之闕
者緝之其者繩之舊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種今增
集三百七十四種分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
雖非集成亦相大備借名曰本草綱目願乞一言
以誌不朽予開卷細玩每藥標正名為綱附釋名
為目正始也次以集所辨疑正誤詳其土產形狀
也次以氣味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上自墳典下
及傳奇凡有相關靡不備采如入金谷之園種名
奪目如登龍君之宮寶藏悉陳如對冰壺玉鑑毛
髮可指數也博而不繁詳而有要綜核究竟直窺
淵源蓋實備以醫書觀哉實性理之精微格物之
通典
秘錄臣民之重寶也李君用心加惠
何勤哉噫砥玉莫剖朱紫相傾弊也久矣故辨專
車之骨必埃魯儒博支機之石必訪賣卜予方著
弁州厄言志博古如丹鉛厄言後之人也何幸觀
茲集哉茲集也藏之深山百室無當盡鏤之以世

後世味太 徐學謨湖廣總志序 初都御中

如子雲者 文南離正位自雲陽氏肇都沙丘世次綿邈赫然
列於神明之胄上古之記詳矣逮荆降為楚即不
與中國會盟乃墳典丘索之書獨其國人能識之
左史構杙義比春秋施及後代厥有難次之典爰
載憲令鐸氏之徵用竟成敗即此離勛勳之際其
臣猶問關負戴保之勿斃若天球河圖然此楚文
獻之所從來也秦亡論已漢魏而下遼述千祀自
正史外若襄陽耆舊楚國先賢荆楚歲時長沙岳
陽風土暨荆州湘中江行諸傳記遞有撰述森煒
炳奕莫不有裨於楚明興以來道化翔洽名世輩
出鬱為文明都會著作之林宜烝烝茂矣乃副在
之寄有司率廢怠不舉迄今緬函縹帙往往壞爛
散佚仲尼傷杞宋之無徵以此也不其缺歟成化
甲辰督學副使綱始一肇修通志畧存梗概奄及
四紀嘉靖壬午都御史廷舉以于役鄉土稍稍釐
益之又越四紀代曠時易故志僅存者十五歲辛
酉督學副使天復閔焉矢志振替檄黃州府同知
福徵應城人前進士士元櫟括舊文析為紀表志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六

圖

書若干篇燦然敷沃幾掩前冊矣顧屬草未竟旋
即罷去甲子都御史南金御史省檄督學僉事文
華命學弟子衰集散帙以屬安陸人前侍郎遷逮
丙寅督學副使杖復敦趣之吉陽山中壬申都御
史道昆御史鰲更檄督學副使弘謨以屬蒲圻人
前副使裳修之家越明年癸酉安陸蒲圻縣官各
以二氏志草先後呈都御史臺時余小子賢適代
道昆任獲受而卒業焉則避席嘆曰洋洋乎安陸
贍以麗矣蒲圻簡而則矣楚之典刑或在茲乎或
在茲乎余小子賢何敢置喙焉顧並鑒而照則影
疑方軌而趨則轂輒二氏即各成一家言矣乃詞
指互異華實罕兼施於國人虞其莫之適從也刪
潤而酌準之會為一書以傳信詔來則懼余觀風
者之責以謀之御史杖杖曰唯唯則以共檄今左
布政使學謨曰咨爾奄歷於楚宜於楚習盍纂厥
言申檄督學僉事允升曰惟茲廣厲學官之路厥
亦掌故之司宜董厥事學謨允升惴惴謝不敏越
旬有五日始受簡則私議以謂楚志之弗竟已二
十年矣豈惟官之傳次數易乃知我罪我賢聖有
遺慮焉幸若釋於負擔免於罪戾不誠難哉

詢采冀於僉同... 日謀及卿士謀... 屬階乎乃轉檄... 郡邑長吏暨傅士... 各以告於是... 楚審理言榮襄府紀善... 官則德安府治桂陽州... 凌漢桂東縣密郎陽府... 江夏敬崇陽星耀俱先... 寧州則召德安府推官... 集諸文學而祇事焉而... 周之松江夏縣知縣世... 札以析給諸文學亡何... 第投牒上省學謨允升... 分輯程能屬任既逾年... 職事謝去乃昌祚言榮... 加放羅菟綴未備顧事... 御史賢被召入院以都... 朝以御史程代學謨允... 屢省飭督有加令毋滋... 御史之志學謨允升愈... 惴惴謝不敏退而申論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九

圖

祚等皇恐相戒益固... 者又十閱月而學謨允... 史臺乃都御史御史以... 轉質于郎臺都御史世... 司照磨選武昌府同知... 謹端拜而論次之為小... 天翼火文明軫沙糜... 授時貞示無忒述星... 奄茲包絡雍豫維揚... 戒陞阮滋殖獨稱雄... 形勝與區上腴是占... 牒克固四維悉爾侯... 有改述國紀第三藩... 赤籍竄蓋汙邪荒穢... 渺瀰民弗協於厥居... 麗如樹務滋生齒登... 澤蘊毓是繁土毛自... 民富而重遷述方產... 故城郭宮室以為固... 不通經之營之述建... 策八體國經野職是以

外塚表... 官第九禹貢成賦厥惟上下厥貢冊... 齒革今... 欽倍矧曰其魚征發滋章采用惟思... 述貢賦第十古稱使民逸以息勞荆役其勞科率... 蜀興力... 用憊矣調養節縮以告司牧述徭役第十... 一天生... 五材誰能去兵旬格之後蠻服馮險代有... 徂征廣... 谷大川厥穴奸宄治世之備是襄豐孽述... 兵防第... 十二七澤九江江漢湯湯以漕以漑利不... 勝害陂... 之醜之禹功可續焉述水利第十三文明... 貞曜奕... 於南疆谿峒鼓篋師儒以聯儲育矜鳥遐... 不作人... 述學校第十四世以化遷支繁滅質顯矣... 荆區如... 混斯闢母曰蚩蚩順帝之則破觚斷雕以... 歸寧一... 述風俗第十五士効其身惟上所取太上... 辟舉其... 次制科昌言質行在得其人制有汗隆始... 凶論已... 述選舉第十六雲龍風虎鬱乎相輝士也... 當塗握... 堯履樞崇業勒勛燹鼎煌煌祖宗孫子衍... 慶錫光... 湛思流漑曷其有疆述大臣第十七馳恩... 任子第... 十八罔中覆盟發聞惟腥先王矜之彝典... 昭垂靡... 淫以賣古今一揆示民不越述壇廟第十... 九名巖... 巽數雄絕今古以茲有盡觀彼無盡感慨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三

圖

係之矣其動民反性之由乎述勝蹟第二十不朽... 之義徵... 諸沒世哀不待施豈曰無從哲人窶骨忍... 狐穴而... 榛墟之乎述陵墓第二十一聖遠道湮二... 氏旁啟... 宅宮演教以像以言大人狎之豎夫懾焉... 馴頑道... 鄙提於桴鼓述寺觀第二十二天惟顯思... 不僭在... 德祥之於德一而已矣或以類泥或以遠... 忽人道... 伊邇章明較著述災祥第二十三楚以材... 稱匪由... 一揆要以經營世務表式人倫流業人殊... 英聲映... 代述獻徵第二十四官氏就列咸號分猷... 乃嘉績... 偉伐貽福利民者若僅僅可指數焉匪民... 之遺榮... 名實難述宦蹟第二十五江漢之化肇自... 關雎述... 彼閨媛嶢然嗣之茹荼握莖之死靡渝葛... 輩樛木... 維以永思述烈女第二十六山川洵美登... 茂趨之... 適彼樂國悠哉悠哉可以占風矣代有畱... 滯聿右... 芳躅焉述流寓第二十七地靈人傑小道... 占一焉... 焦神極能皆可謂入三昧而擅智名述方... 伎第二... 十八靈境仙都奧甲寰宇乃破額紫氣是... 肇南宗... 實繁有徒母以未流追疵宗指述仙籍第... 二十九... 禪宗第三十元黃融結瑰秘是鍾金石... 綸後先... 補蔚是稱黼黻匪曰雕垂華國之資詎可

關焉述文苑第三十一楚故蹟矣猥細瑣屑
宏鉅橫汗益實杯壤資丘元覽靡遺何妨附列
雜紀第三十二終焉凡為圖經暨論各二十有二
為考者十八為表者二十有六為紀者二為大小
列傳者四千四百有奇為分志之目三十有二而
志各有序有論一如日之數總之為卷者九十有
入始事于萬曆甲戌冬十有一月以是歲丙子夏
四月朔卒工是役也右布政使柏叅政吉士人種
璽叅議時雨崇嗣化日強思克按察使邦奇副使
一 范署都指揮僉事顯忠昆皆繹檢故蹟
宣告風謠因事疇咨襄贊例得備書云
鄖陽府志
序 鄖志志鄖也翊鉅典於鄖何以始志也鄖故襄
之屬部也其省而躋之郡也則自純皇帝十有
二年從御史大夫原公傑之請也曷請之劉石之
既平也天造艸昧宜建而不寧也夫是以城鄖而
增其式廓焉而用二千石以鎮撫而室也而益之
縣六焉又益之縣一而七也蓋叅楚之轄郡而十
五之矣茲鄖之故也正德初業志之矣而距艸昧
時不三十年而近也鄖志猶弗志也迄茲百年矣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三

圖

代綿而事逸鄖之父兄長老駸駸凌彘盡矣而莫
或覩記之也二千石將何所恃以舉政焉夫是以
宋豸之亟是也而檄襄史圖焉襄史固良於志也
括其綱而論次之為三十一焉而鄖之大都備矣
何前之茫然而今之粲然秩然也故曰鄖無志志
之自今始也二千石其無墮事矣乎可以觀政矣
御史大夫徐學謨曰夫志史之流也以徵善敗而
存興替也志鄖者直志鄖哉將以治鄖也治鄖柰
何夫鄖荆梁雍豫之交而裕衍堯嶽之區也溪菁
閩叢極日千里異時鴻雁之民不肅肅嗷嗷而競
啄于其土乎是故喜相舐也怒相攫也突而擾鉏
也突而戈鋌也及側呼吸爾而治之也不誠艱且
棘哉然自原公而治之也而匡襄定矣百堵集矣
齊而井伍之矣役而踐更之矣輸而租稅之矣巖
之棲而野之茹也日用飲食而已矣纖畜不出也
游惰不入也百年以來始於劬勞而寤於安宅也
擾之視列郡加輕焉則又何以故也夫齒角之爭
也非茹毛飲血之遺乎而至治出焉蓋顛顛出羸
有巢鹿豕之性其神無郤也其天無闕也無郤故
鑿之難也無闕故順之易也洪荒降而為忠質矣

忠貞降而為文明矣文之敝也而風斯靡焉風靡也而法令滋彰矣法令滋彰而民之駭機動矣是故黠者逞而器器愈不測也聖人有憂焉將挽之於忠質而不可得也則思其野焉思其鄙焉夫鄙與野衆人之所共厭棄也而孔子老聃奚取之也取其近乎古而可恃以權輿教化也所謂賁極而反其本也楚文明之正位也列郡麗焉而鄖其微也若殿之矣而鄙與野固在焉欲反其本者舍鄖將焉之乎是聖人之所取也故治鄖者毋容斤斤而雕琢之也譬之假寐者彼方游乎化人之國至樂也乃欲提其耳而省聒之不重滋其駭機矣乎第令君子長者悶悶而坐策之以無忘蓋公之指而鄖事辨矣是鄖亦楚之華胥也不文奚病焉此志鄖者之意也詩不云乎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語治由積累成也荒鄖者不原公哉今去原公遠矣而誰與康之御史大夫不敢尸也事在良二千石而已襄史者滇人周瞿九思紹稷也以公車士備襄藩文學掌故云

孔廟禮樂考自序

自夫子歿迄于今業無慮以數千年所以夫子之聖同天豈以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三

圖

乾坤之大宇宙之久遠而寥寥數千載間竟無能知圖畫夫子者誠繪造化者難為工固自當如是耳至乃如孔廟禮樂則他人所尊崇夫子與圖畫夫子自有間聖則不可知乃此亦漫無所取衷若第徒得其然而卒不得其所以然此何以說豈非其人不自夫子本無所賴禮樂而自尊意必將驚異可因可宗者耶西安達菴周先生蓋雅以禮樂自命者且產自秦隴周公旦鄉人也忠貞端亮秉道嫉邪為江漢除大殘賊我江漢業所在尸祝之與日月並峙不朽矣禮樂考似夫子意必俟周先生至乃發藏夫神所憑依獸唯在明德馨香夫子以明德馨香屬周先生良是第周先生不自鄭重乃至取以付畀九思則非蓋九思以非其人不

可因不可宗殊死辭以六七而後拜命乃未幾周先生以入賀行矣其後學使者竇淮南先生即銳意欲卒成之而會其時思正病甚所屬藁艸尚未就強半竇先生遽檄令授梓而又以參知入闕去楚歲甲辰冬十有二月樂安陳鰲溟先生來合吾邑陳豫章著歷代有名德先生世曾大父大父父往往以修德

真西山流寓其土其祖魯卿公為結構道山
院率鄉人若子弟從之遊其欽崇明德如此先生
治吾國既風移俗易一日造余山中曰聞吾子所
著有孔廟禮樂考敢請發藏余念書成矣設必
欲藏之名山大川以待身後慮傳愈遠安知不愈
至失真第思復聚族而謀以此書藉手令公以傳
善則誠善矣顧吾國自先生到官期月後業無訟
更安所得金錢辨此乃先生竟以一蒼頭西歸取
之梓里今不且垂成乎前思藁初成不幸政苦迷
罔疾所屬艸至前即迷後後即迷前今所刻有削
竝至十餘番而後僅能釐定者蓋煩苦棗梨殊甚
而所費金錢亦殊不貲矣初先生命刻時國中
知令公橐中不能辦一錢竊咄聒耳語謂此業必
不可竟迺頭茲書幸成豈陳先生如保赤子得夫
子所為仁體江漢秋陽得夫子所為潔白或有以
克當聖衷吾夫子自它有潛孚默佐者在非人間
世所可耳目心思窺測者歟聞先生自命刻此書
來非大祭祀未嘗數御酒肉垂成之日先生即歛
宿後食堂以五月六日撤孔廟而重新之取五
六天地中數也始廟成時先生謀欲盛張綵吹陳
禮備樂如春秋所以釋奠者然於秋陽月朔旦絳
衣裳奉書見告之以一駢牛尋以為非令甲乃已
先生常語人曰自初得此書余洞洞屬屬旦暮必
焚香几上相對如對越嚴師惟慮恐有一毫踰越
今天下覽觀禮樂考幸無徒第艷羨先生才識大
為人世所不知為為人世所不肯為願更追尋其
所以必欲刻此以為恂慄嚴密之助則此其才品
寧但曰加軼人數等已耶顧思妹寡薄無聞知尚
疑恐非真能洞究禮樂精微者第未知
可仰借先生靈寵得差遣罪戾不哉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六十一

三

湖廣通志卷之第六十一終